



嗜血的河流

白仑 益陶 著 • 华夏出版社

嗜血的河流

白 仑 益 陶 著

华 夏 出 版 社

1992年·北京

(京)新登字045号

嗜血的河流

白 仑 益 陶 著

*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印张 105千字

1992年8月北京第1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7—80053—430—8/A·267

定价：3.00元

目 录

一、惊梦.....	(1)
二、人面兽心.....	(13)
三、雨中疑影.....	(28)
四、失踪者的诅咒.....	(38)
五、残骸之谜.....	(51)
六、毒蜘蛛.....	(65)
七、太阳神的传说.....	(80)
八、制服幽灵.....	(95)
九、食蚁兽和吸血蝠.....	(113)
十、逼上祭坛.....	(133)

一、惊 梦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华盛顿时间十一点二十一分，我们开始降低飞行高度，再过十二分钟就要在旧金山机场着陆，请各位系好安全带，谢谢。”扩音器里传来空中小姐柔和悦耳的声音。

“到了，方正，就要到了！领事馆的同志会来接我们吗？”初次出国的孙丹丽兴奋得像个小女孩似的，尖着嗓子叫了起来，又一次重复提过多次的问题。

被称作方正的，是一个略嫌清瘦约摸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他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向她微微一笑了一笑。

和在东京一样，过境旅客是不准离开机场的。领事馆的同志陪他们在候机大楼华丽的餐厅里进了一顿午餐，就把他们送上了绰号叫“空中巴士”的菲利普77中型客机，直飞巴西的圣塔仑城。

对这样的安排，孙丹丽未免有些失望。她紧靠着舷窗，努

力凝视着视野里变得越来越小的一切，希望把这著名的海港城市在脑海里留下更深的印象。客机沿着海岸线向南飞去，渐渐地，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大片大片的白云在前后左右掠过。他们这次的飞行高度只有六千公尺，不能像波音747那样凌驾在云层之上。长途旅行的疲倦偷偷地爬上了她的眼皮，她调整了一下沙发靠背的角度，舒展了一下身子，慢慢地睡着了，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微笑。

在甜甜的梦境里，她仿佛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和方正一起踏上归途。他们驾着一架会飞的东西，不是波音，也不是菲利普，好像只是一辆长着翅膀的三轮车。他们穿云破雾很快就来到了北京动物园上空。好快啊，几天不见，在鹿苑中央已建起了一座秀丽的小牛馆。他们转了一个圈就平稳地落在房顶上。负责食草动物的饲养员、技术员、兽医，还有新来的驯兽员一齐拥了上来。四周全是欢迎的人群，孩子们穿红戴绿，敲锣打鼓，用快乐的童音齐声高呼：“热烈欢迎全世界最小最小的小牛！”“全世界最小的小牛万岁！”

这时，全国各大城市动物园的代表也都来了，他们是来接收小牛的。这次孙丹丽和方正一起到巴西去，就是代表全国的动物园去集中采购的。方正从机舱里拿出一只只鸟笼，每只笼子里都装着一头十厘米高，二十八厘米长的小公牛，简直就和玩具一样。

孙丹丽正要把小牛分发给大家。人群里忽然挤出一头大黑牛。不，是一个黑皮肤的胖老头，鼓着一对牛眼，头上还长着锋利的犄角，过来就抓住她的肩膀，使劲地摇晃：“还我！把小牛统统还我！这些全是我为赌场培养的，一只也不能给你。”

“我们早就签订了合同，你不能撕毁协议。”孙丹丽正在和他讲理。忽然，胖老头变成了方正，还在摇自己的肩膀，不过是轻轻地摇。

“快看，巴拿马运河，再过四十几分钟我们就可以到了。”

窗外的云已经全部消散了，海面上的风似乎很大，大西洋上闪动着的银光的巨浪通过加勒比海与太平洋的波涛紧相呼应。两堵汹涌澎湃的波墙毫不留情地挤压着像细细的丝带似的连系着南、北美洲的地峡。而巴拿马运河偏偏又在最细的地方横切了一刀。如果有什么力量使南北美洲重新开始漂移的话，两个大陆一定会首先在这儿断开。

孙丹丽睡眼惺忪地往舷窗外望去，心里充满了惊喜，但是这种感情很快就为梦境中留下的阴影所驱散。

“你说这个黑皮肤的胖老头好对付吗？”孙丹丽忧心忡忡地问。

“谁？”

“就是那个博士。”

“你是说科罗纳·安东尼奥博士吗？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一个黑皮肤的胖老头？”方正诧异地问。

“不要你多管。”孙丹丽不好意思了，“你说，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我们所长说他是一位世界闻名的遗传学家。在染色体畸变和基因调控方面造诣很深。我也看过他几篇论文，的确很有创见，不过自从他买下亚马逊河畔的那处庄园以后，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著作。”

“我是问他的人品。”

“人品么，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挺倔。去年和巴西讨论

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时，我们的伍所长也参加了，他希望能请安东尼奥博士来中国讲学，连巴西代表团的团长也作不了主。”

“他会不会是个财迷？”

“你怎么见得？”

“他们庄园里培育的小公牛已经成为富豪们最热衷的玩物，斗小牛的赌注动辄上万美元，那老头一定也赚了不少钱。”

“小孙，别忘了外交部的告诫……”

“又忘啦？叫我孙丹丽，我比你小不了几岁。”孙丹丽一听就烦了，不高兴地顶了他一句。

“是，孙丹丽同志。”方正一点也不生气，还是执拗地说下去，“这儿不比国内，别人的事最好少管，只要能把小牛买回去就行了。”

“伍所长不是还叫你去当面邀他讲学吗？”孙丹丽挑衅地问。

“这主要是探探他的口气，正式邀请书还得通过科学院外事处来发。”

“行了，行了，行了，你在美国的两年学总算没有白留，现在快成职业外交家了。”孙丹丽把脸扭向舷窗，再也不理方正。

到圣塔仑机场来迎接他们的是科罗纳·安东尼奥博士的侄儿庞克·安东尼奥。他是方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同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遗传研究所才选派方正来协助孙丹丽采购小牛。希望他能通过这层关系多了解一些有关这个遗传学上的奇迹的机理。

汽车沿着亚马逊河的支流塔帕若斯河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穿过无数低丘和浅谷，终于在茂密的热带雨林和河漫滩

上的草原之间看到了一座青灰色的花岗石建筑，这便是他们的目的地——唐·琼斯堡。对从小在北方长大的孙丹丽来讲，绚丽的亚马逊河流域简直美得像梦幻一样。花是绚丽的，鸟是浓艳的，连小河中的鱼，草丛中的虫也都色彩斑斓，几乎用尽了自然界一切最明丽的颜色。然而这古堡，色彩阴沉，苔痕斑驳，光秃秃的墙面上只有城垛和枪眼，简直就像是掉在鲜花丛中的一块枯骨，显得那样刺眼，那样不协调。

这是一座四个世纪以前由一个名叫唐·琼斯的冒险家在印第安人居住的腹地里强行建造的西班牙式建筑。当地的土著和殖民者曾在这一带进行过殊死的争斗。城堡不大，却壁垒森严，所有的两层建筑全都只向院内开窗，形成一个类似中国四合院的长方形院落。

汽车驶过吊桥，在一座对称的弧形楼梯前停下，庞克一面殷勤地为孙丹丽打开车门，一面向楼上喊道：“珀西，快下来，客人来了。”

应声从楼上下来的是一个开始发胖的三十多岁的女人，浓妆艳抹，袒胸露臂，棕色的长发上散发着撩人的香气，在她身后紧跟着一只毛色黑得发亮的小动物。

“见到你们很高兴，你是丹丽吧，真是个美人。”没等对方回答，珀西就在孙丹丽的脸上重重吻了两下，把姑娘的脸一下子羞红了。

突然，耳边响起了一声尖叫，一个粉红色的人影在眼前掠过，逃到楼上去了。跟在后面的是一个留着古巴式大胡子的青年，一面怒吼，一面含糊不清地说些什么。

“勃雷，你又喝醉了。”庞克上前把他拦住，连推带搡地把他送进楼梯旁的一间小屋。

“哼！一个乡下丫头也想玩男人，是该叫她吃点苦头。”珀西鄙夷地骂了几句，便领着他们向楼上的客厅走去。

“请，”庞克这时也赶回去了，彬彬有礼地把孙丹丽首先让进客厅。

刚从室外进入挂着柚木遮阳百叶的大厅，孙丹丽一时适应不了室内暗淡的光线。一切看上去都模模糊糊的，只觉得陈设得相当时髦舒适，和室外古老的气氛完全不同。家具全是现代化的，色彩明快，线条简洁流畅，只是在适当的位置上点缀着一些古色古香的装饰：青铜的投枪、早期印象派的油画、印加帝国的双耳银瓶、还有，还有……深陷在一张单人沙发里的是什么呢？是一尊殉道者的泥塑？是一具法老的金乃伊？孙丹丽吓得不由得向后倒退了两步。

“伯父，客人来了。”庞克领着他们向那个单人沙发走去。原来他就是科罗纳·安东尼奥博士，方正和孙丹丽连忙上前向他致意。

老人不胖，皮肤也不黑，正相反，他是一个干瘦得出奇，苍白得可怕的小老头。头发和眉毛几乎全秃光了，脸颊深陷，双眼微闭，听了他们的问候，连眼皮也没有抬一抬，只是在嗓子眼里叽里咕噜响了一阵算是回答。

庞克觉得很是过意不去，客厅里的气氛一时显得有些尴尬。幸好这时已近黄昏，女仆来请他们去进晚餐，按照西方的习俗，他们被领到各自的卧室，洗漱梳妆，换上一套比较讲究的衣服才向餐厅走去。

安东尼奥一家不太拘泥礼节，大家在餐桌旁任意入座。除了老人，庞克和珀西外，还有刚才那个穿粉红色衣裙的女子。经介绍，才知道她叫塞尔娜·弗朗西斯科，是老人的私人

护士。

这时，在老人的左侧还空着两个座位，庞克走到门口轻声喊道：“凯蒂，来吧，他们是我的老朋友，不算客人。”

走进来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头发像是用金线织成的缎子，碧蓝的眼珠像是溶进了蓝天，她怯生生地来到桌边，挑了一个离老人较远的位置坐下了。

女仆刚刚开始上菜，老人忽然说话了，“去，去把阿瑟找来，让他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除了客人以外，所有的人脸色都变了。坐在老人右侧的庞克压低了声音向他说：“阿瑟已经睡了，今天有客人，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去，快去把他找来，可怜的孩子。他一定饿了。”老人拖长了声音固执地重复着。

“塞尔娜，老爷子想儿子了，快去把你的妹夫找来。”珀西瞥了那姑娘一眼冷冰冰地说。

塞尔娜低垂着头，踌躇着不肯站起身来。

“去吧，你们姐妹都和我家有缘，阿瑟看见你会高兴的。”珀西把抱着的那只猫不像猫，狗不像狗的小动物往地下一放，咄咄逼人地说道。

“我去，我去，别让她为难了。”庞克说完便匆匆走了出去。不久便陪着一个和他有几分相像的青年人从门外进来，方正和孙丹丽听说是博士的儿子，连忙站起身来准备和他招呼，庞克摆了摆手制止了他们，那青年则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似的，直愣愣地在他们身旁走过，径直向他父亲旁边空着的椅子走去。

“爸爸晚安，各位晚安。”阿瑟很有礼貌地说完便坐下了。

旁边的小凯蒂像突然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似的。惊恐地站了起来，看了看大家严肃的表情，又胆怯地坐下了。

“我的孩子，你吃一点吧。”老人微微地抬起了眼皮，浑浊的眸子里流露出无限温情。

“谢谢爸爸，我不饿。”阿瑟说完便呆呆地坐在那儿，再也不说一句话。

这顿饭自然是吃得不会痛快的，好不容易熬到上完最后一道菜，女仆端来了甜食和水果，大家才算松了一口气。

“哦，哦，我的兄弟，你该休息了。”庞克走过去搀扶阿瑟，老人颤抖地站了起来，搀扶着儿子的另一只胳膊，和庞克一起把他送出门去。

“撒旦啊，快把这地狱里逃出来的游魂招回去吧！真烦死人了。”珀西望着他们消失在黑暗里的背影，忍不住狠狠地骂道。

“游魂。”孙丹丽莫明其妙地问。

“啊，不，不，圣母玛利亚，饶恕我吧，别让他听见我的诅咒。”珀西突然神经质地发起抖来，双手捂住自己的嘴巴，惊慌地四处张望。

庞克回来以后，陪客人喝了一会儿咖啡，便送他们回各自的卧室休息。在走廊里，庞克告诉他们，在不人道的殖民战争时期，这一带曾经进行过长达八年的拉锯战，古堡里沾满了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鲜血。因此留下了不少骇人听闻的传说，常常会引起一些愚昧幼稚的人疑神疑鬼。我们都是研究生物学的，自然不会相信这一套，万一夜里外面有什么动静，你们尽管安眠，不要去管它。

孙丹丽确实疲倦了，很想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但是长

途飞行使她在二十四小时内几乎横贯了半个地球，强烈的时差反应使她的神经处于亢奋状态，久久不能入睡。

窗外月色不好，塔帕若斯河面的清风吹拂着纱帘，送来阵阵曼陀铃的琴音和一个男人低沉的歌声。

月光亲吻着绿茵，
微风在和碧波拥抱，
醉人的夜色勾起我内心的隐痛，
破碎的梦啊，你在哪里？

.....

歌声似乎来自城堡外面，是哪个伤心人深夜不眠？哀怨的歌声几乎要把月色唱暗，但愿他的意中人能回心转意。孙丹丽不由得默默地为可怜的歌手祝愿。歌声渐渐远去，下面的歌词已无法分辨，只留下变得更加兴奋的丹丽姑娘，在床上辗转不能成眠。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月光渐渐向窗外退去，她刚要朦胧入睡，一阵凄厉的叫声突然惊跑了她的睡意。

“饶了我吧，阿瑟少爷，求求您饶了我吧，阿瑟少爷……”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一个少女的尖叫，接着是“嘭”的一声，像是有人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孙丹丽早已忘了庞克的嘱咐，飞也似地冲出门去。这时方正早已出来了，正扶着泪痕满面的凯蒂走上楼来。紧跟着，庞克和塞尔娜也从各自的卧室里走了出来。

孙丹丽看了看周围，哪儿也没有发现阿瑟的影子，便关切地问：“凯蒂，你刚才做梦了吧？”

“不，不，不，他、他、他手上全，全是血……”惊魂未定的

凯蒂怎么也控制不住牙床的颤抖，什么也说不清楚。

大家正在安慰凯蒂，察看她的伤情，突然，从走廊的另一端又传来了撕人心肺的哀号：“可怜的孩子，为什么不来找你的爸爸呢？我早该和你同去了！”

一扇雕花的橡木门半开着，里面黑洞洞的，门口站着的正是阿瑟，安东尼奥博士仰着脸，干枯的双臂紧紧地抱住他的肩膀，痛苦地恳求着。可是阿瑟却冷漠地毫无表情，把脸扭向右侧。老人开始痉挛了，双臂无力地垂了下来，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哦，哦，我的兄弟，你该休息了。”庞克快步上前把阿瑟送回房去，顺手带上了木门。孙丹丽这才看清，原来门上还钉着一块白漆小牌：“实验重地，闲人免进。”

老人慢慢苏醒了，塞尔娜把他送回房去做必要的护理，一场风波才算暂时过去。庞克和方正各自回去休息，孙丹丽心疼地把还在发抖的小凯蒂领回了自己的卧室。

两个姑娘头靠头地躺在弹簧床上，谁也睡不着。沉默了好久，孙丹丽忍不住问道：“那个阿瑟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

“机器人。”

“机器人？”凯蒂的回答把孙丹丽吓了一跳，有点怀疑自己的听觉。

“是机器人，造得与博士的儿子阿瑟一模一样，是庞克花了三万美元从美国订购的。”凯蒂的英语里夹着很重的葡萄牙口音。孙丹丽只能勉强听个大意：“听我爷爷说，实验室里去年出了大事故，庞克操纵的仪器失灵，一束强烈的中子流击中了阿瑟后脑下部的松果体，搅乱了他的生命节律……”

“生物钟被破坏了？那是会很快衰老的。”孙丹丽不由得吃

惊地打断了她的话。

“是的，阿瑟老得很快，不到半年就变得比他父亲还要憔悴，今年春天刚刚来临的时候就死去了。博士悲痛极了，庞克当时难过得也要去死，以弥补他的过失。最后为了安慰老人，才想出了这个办法。”

孙丹丽想起凯蒂不久前在走廊里说的话，便又问道：“我刚才仔细看了看他，好像手上并没有鲜血。”

“我刚才看见的不是机器人，是阿瑟的鬼魂。”凯蒂凑到她耳边小声地说。

“机器人怎么又变成了鬼魂？你把门锁上，看他还能不能进来。”孙丹丽忍不住笑了。

“谁还敢不锁门啊，我把所有的窗都关紧了，他是从吊灯里爬出来的，刚出来时还不到三吋，后来越变越大，双手沾满了鲜血，可吓死我了。”凯蒂把身子紧紧地靠着丹丽，好像又要发抖。

“我不信，一定是你在做恶梦。你有梦游的习惯吗？”

“不是我瞎说，宅子里除了博士和安妮大婶谁都看见过。哦，还有他的妻子莉玛，她只见过一回鬼魂，她太爱阿瑟了，扑过去要和鬼魂拥抱，从此以后鬼魂就再也没有找过她，大概鬼魂也不得伤害自己的亲人。

“这倒是个好鬼。”孙丹丽又笑了。“他伤害过别人吗？”

“没有，只是样子太可怕了，有时候满身箭伤，有时候被砍掉了臂膀，有时候像垂死的印第安首领，有时候像被绞死的黑奴。有一次变得和唐·琼斯一模一样，地下室里有他的油画像，他是被印第安人活活烧死的。

“古堡里所有的人都吓跑了，没有人愿来当仆人，也没有

人愿来实验室工作，现在做实验全靠那个机器人阿瑟。塞尔娜后天也要走了。我是被爷爷逼着来接替她的工作的。”

“你的爷爷怎么不知道心疼你？”

“他跟着博士快四十年了，虽说是主仆，但感情很好，年纪大了才改当看林人的，他说博士太可怜了。”

一只紫黑色的帕克斯鸟飞到窗外，躲在棕榈树的阴影里发出凄厉的叫声。凯蒂紧紧地依偎在孙丹丽怀里，担心地对她耳语：“好姐姐，当心点，那个鬼魂最爱找新来的人。”

帕克斯鸟又叫了，像是魔鬼在地狱里狞笑，孙丹丽突然感到很不自在，仿佛觉得自己的头皮也在发麻。

二、人面兽心

远处，古色古香的暗红色筒瓦在宽大的棕榈叶间掩映。近处，一盆盆热带兰花在刻着螺旋形花纹的柱子间随着晨风散发幽香。在镀金的吊架上，一只葵花鹦鹉在说着含糊不清的葡萄牙语。超小型录音机里播放着著名乡间歌手何赛里克的歌曲，热情奔放的歌声在节奏强烈的手鼓伴奏下，更增添了浓郁的异国情调。

“真美啊！”孙丹丽放下手中的餐叉忍不住由衷地赞叹，昨夜的阴影在她心中早已烟消云散。

“谢谢你的赞美，不过我还得承认，我们巴西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等这批小牛运走以后，我一定请你们去看看我们的大岩壁，我们的大裂谷，我们的旗峰……”庞克热情地说。

“你现在还是这么喜欢登山吗？”方正喝了一口牛奶问。

“当然，还记得在丹福大学的时候吗？暑假里我们一起到